

聖依納爵使命意識的探討

從斯刀大堂的神視與《心靈日記》來看

胡淑琴¹

本文是作者以耶穌孝女會修女的身份，對聖依納爵神修在歷史角度上做的反省。她從依納爵親身敘述的《自傳》及《日記》中擷取資料，深入淺出地把自己的體悟分享給讀者。在中文介紹依納爵史料很欠缺的現在，很值得推薦給在這方面從事靈修輔導的同道。

聖依納爵的使命意識是出自他與天主相遇的神祕經驗。他於一五二二年三月廿五日到一五二三年二月中旬停留在茫萊撒，其神祕經驗的高峰是在卡陶內河畔的綜合性光照。本文將簡單地介紹依納爵後來在斯刀大堂的神視和他晚年的心靈日記，試圖進一步從他的神祕經驗探討其使命意識的根源。

一、斯刀大堂的神視

我們先從歷史角度做簡單聯繫²，略提依納爵在羅馬途中的心靈景況，再較詳細探討這神視的內涵和其影響。

（一）歷史氛圍

一五二四年，依納爵自聖地返國，直到一五三七年前往羅

¹ 胡淑琴，耶穌孝女會修女，輔大神學院教義系畢業，宗教研究所碩士，現在台北達人女中服務。本文改寫自她碩士論文第一章的部份內容。

² 有關較詳細的內容可參閱《自傳》；或雅魯培神父著，石室譯，《依納爵神恩中的聖三奧蹟》，（台北：光啓，民82），31~38頁。

馬，耶穌會前任總長雅魯培神父認為，這十幾年間是他靈修生活成熟的時期，其生活的使徒性導向快速發展並決定性地轉變。他不只記憶在卡陶內河畔的經驗，而且將此經驗的原則具體生活出來。他認真求學的目的是為使徒性的服務作準備；為了圓滿實踐使徒工作，他深信必須徹底跟隨、效法耶穌基督貧窮謙遜的生活方式；他決意選擇鐸職也是為與基督更密切結合，融入祂大司祭的救世工程。

依納爵在巴黎求學期間，終於成功地聚集了九位「在主內的朋友」，「以行神操的方法贏得他們事奉天主」（傳 82）³。一五三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們在巴黎的致命山（Montmartre）宣發貧窮願和前往聖地朝聖的願，並願意留在那裏為人靈的利益耗盡一生。同時，他們還附加一個「教宗條款」，即若無法前往聖地或無法留在那裏，他們將前往羅馬，聽憑教宗派遣到他認為更光榮天主與裨益人靈的地方。

一五三五年四月，依納爵因健康的緣故先返回本鄉，他的同伴於次年十一月離開巴黎。一五三七年一月中旬，他們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團聚。在等待去聖地期間，他們分散到各醫院服務，同年六月廿四日以貧窮的名義領受鐸品。

晉鐸以後，依納爵和同伴們發現，他們為窮人和病人不停地忙碌工作，導致缺乏為準備首祭所需要的內在平安；於是決定效法在曠野祈禱的耶穌，隱退一段時間為專務祈禱，來準備這隆重的日子。依納爵視此靜獨完全是使徒性的，故建議同伴們不要脫下司鐸的祭衣，為常意識到他們的靜獨不同於獨修者

³關於依納爵的著作，中文譯文將採侯景文神父所譯《神操通俗譯本》（台中：光啓，民 68）；侯景文、譚璧輝合譯《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台北：光啓，民 80 年）。以「傳」、「操」為縮略語，某些關鍵部份，參閱：西文原文 *Obras Completas de San Ignacio de Loyola*（BAC 1982）作適度重譯。

捨棄世界的隱退⁴。四十天以後，他們以夾雜著兩、三種語言的意大利文出去宣講。聚集的民衆先是好奇，後覺得可笑而散去，爲這幾位巴黎大學的博士而言，可謂是真正的克己，但這宣講卻成爲他們日後使徒服務的象徵。

他們努力工作直到年底，由於找不到航海去聖地的機會，遂決定前往羅馬。經過十多年的追尋，此時的依納爵已非單獨一人，而是屬於一個爲同一使徒理想所吸引、爲同一神操所轉化的團體。他們已決意揮別世俗的榮華，完全奉獻於天主，跟隨貧窮謙遜的耶穌基督，成爲祂的同伴，融入祂大司祭的救世工程，宣講福音喜訊，一起爲人靈的得救而獻身。

依納爵在威尼斯準備領受鐸品時，已有偉大的超自然神視，就如經常在芒萊撒一樣（傳 95）。在羅馬途中，他和法伯爾及雷奈士一組；同伴們都已舉行過首祭，唯獨依納爵仍在熱心地準備自己。在途中，他曾多次領受天主卓越的親臨，他的心靈已準備好接受天主恩寵的自我通傳。

（二）神視的內涵

依納爵在自傳中回憶：

「某日，在進羅馬之前幾里處，他進了一座聖堂祈禱，感覺在他的心靈內起了很大的變化，清晰地看見了天主聖父將他與祂的聖子基督安置在一起；他從未敢懷疑過這點：即天主父將他與自己的聖子安置在一起。」

這段描述非常簡短，但很重要。依納爵當時正在祈禱，他清楚指出所領受的恩寵的確定性。他在自傳中很少如此描述。此時，記錄的鞏路易神父中斷依納爵的敘述，在一旁加注釋，說：

⁴ Hugo Rahner, S.J. *The Vision of St. Ignatius in the Chapel of La Storta* (Roma: Centrum Ignatianum, 1975), p.23.

「寫這些事的我，當朝聖者向我述說這事時，我向他說，按照我所聽見的，雷奈士還說了其它的一些細節。他向我說雷奈士所說的都是實話，因為他已記不清那些細節了。」（傳 96）⁵

在羅馬途中，雷奈士和法伯爾與依納爵同行。法伯爾去世以後，雷奈士成爲此神視唯一且最有權威的證人，他的敘述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一五五九年，即此神視發生廿二年以後，他敘述了那次的神視：

「使我們的父親選擇這名稱（耶穌會）的基礎，是我要報告的這件事。當我們由西那（Siena）的路去羅馬時，我們的父親有許多精神上的感受，尤其是在至聖聖體上。他每日從法伯爾神父或是從我手中領聖體，因爲我們每日獻彌撒，而他沒有。他向我說，天主父將這話深深印在他心上了：『在羅馬我將仁慈對待你們。』他還不明白這話的意義，說：『我不曉得我們將會怎樣，或許在羅馬將被釘在十字架上！』另一次，他告訴我，他好像看見基督肩上背著十字架，靠近永恆聖父。父向他說：『我願你收納他作你的僕人。』耶穌遂收納他，並說：『我願意你事奉我們。』因此，他以極大虔忱取此神聖名字，願意修會稱爲耶穌會。」⁶

⁵ Hugo Rahner 神父認爲：依納爵在自傳中仍詳述多年前在芒萊撒神視的細節，故他推斷，可能依納爵在斯刀大堂領受神視後，原本對神祕恩寵傾向緘默的自己，卻立即向同伴解釋並說明此神視對他們未來所有計劃的重要性，修會名稱亦因此神視而獲得神聖的確認，在首批耶穌會士中可能已常討論這神視。故依納爵在自傳中只提最重要的一點，即他已真正並永遠地被安置在聖子身邊。參閱：Hugo Rahner，前引書，52~53 頁。

⁶ 參閱 Alfonso Herbert, "La Storta: Su Significado Fundacional para la Espiritualidad Jesuitica" *CIS* 57 (1988:1) pp.65~78, 引文在 67 頁。

現在讓我們從依納爵的內在生活來探討這神視的內涵，可以看出他領受芒萊撒的光照以後，內心所蘊藏的世界觀持續在同一方向上一致地發展。⁷

1. 對至聖聖三的神聖意識和以基督為中心

依納爵自芒萊撒領受聖三神祕經驗以後，他整個靈修生活深深銘刻著聖三的向度，不僅在一切受造物中看到聖三的足蹟，更從聖三的角度看一切受造，領悟到萬有乃出自天主，出自神聖三位內在生發而流露於外的創造工程，而又必須再重返並整合到聖三內。

「依納爵的神祕神修、他的祈禱和他對一切受造的默觀，都具有聖三的幅度，但不僅只反映聖三的一般性，而是神聖三位每一位有其特質，這是真正聖三奧祕神修的真實特徵。」⁸

在聖三向一切受造物奧祕且動態性的自我通傳過程中，最震撼人心的，莫過於神聖的第二位聖言降生成了血肉，整個救恩歷史進入新紀元。父為一切萬有的終向，而基督則是領導萬有返回聖父的中保和領袖。

在斯刀大堂的神視中，父是主角，決定性的話是由父提出。是父許諾「在羅馬我將仁慈對待你們」，亦是父對子提出請求，而子予以實踐；更好說是父先接納了依納爵，再將他交給了子。父與子之間的接納則是聖神的工程。在這神視中，執行任務的是子，所以子說：「我願意你事奉我們」。依納爵是透過服事子而服事父，並在聖神內經由子這位中保進到父內，

作者取自 *MF Font. Narr.*, II. 33，中文譯文都有部份出入，遂參照西文重譯。

⁷這部份的思想，請參閱：Hugo Rahner，前引書，69~101頁。

⁸參閱：Hugo Rahner，前引書，83頁。

父才是終極的圓滿。因此，胡格·拉內神父認為，這神視符合依納爵聖三神祕神修的特徵。

2. 歷史意識

依納爵渴望進入並結合於聖三內，而唯一的道路是與降生的基督「在一起」。這重返天主聖父的道路在救恩工程中具體化，即是透過「降生聖子的十字架邁向父」。在永恆層面的基督是天主第二位，是聖言；然而在救恩歷史的層面中，祂亦是人子，是天主的僕人，祂以貧窮、謙遜的方式實踐父所託付的使命。這位君王召喚所有的人在祂十字架的旗下，與祂一同奮鬥。於是，與基督「在一起」，與降生、受苦、背著十字架的基督「在一起」，這蘊含著依納爵深刻的神祕神修。此時，目標還是一樣，父仍是一切最終的目的，而他邁向父的具體道路則是「透過降生聖子的十字架」。跟隨受苦的基督即等同於「進入父的光榮」。

（三）神視的影響

1. 依納爵整個生命的服務導向受到確認

依納爵的一生可以用「服務」這條線來串連：皈依之前他渴望在服事世間君王和高貴仕女上表現傑出；在羅耀拉首度皈依之後，則願傾全力在服事天主的事上出類拔萃。自從在芒萊撒領受神祕光照以來，他面對天主聖三與降生聖言耶穌基督在創造與救恩工程中的不斷自我通傳，使他萌生深刻的恭敬之情和服事天主的熱忱。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蒙召參與此神聖的救恩計劃，他整個生命遂具體以服務人靈為重心。他長年讀書、努力聚集同伴、選擇鐸職，都是出於對天主深刻的恭敬之情，渴望更好地服事天主、裨益人靈。

依納爵從那動態的世界觀中有一種神祕性的整體領悟，體驗到自己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也自然而然地整合到至聖聖三下降

與上升的動態過程中。既然自己的恭敬之情與服務熱忱都是出於那良善尊威的天主，出於造物主對他無限的愛，出自基督君王對他的揀選與召叫，「確認」也同樣必須來自至高的天主。於是，他自從在芒萊撒起即不斷熱切「懇求聖母爲他祈求她的聖子和她的主耶穌，收他在祂的旗下」（操 147），在準備首祭期間所衷心切盼的也是「聖母將他與她的聖子安置在一起」（操 96）。在羅馬城外的依納爵所最關切的尚不是耶穌會，雖然這與隱修會和募緣修會截然不同的新宗教團體的成立已近在咫尺；他當時唯一的切望、他全部的熱情是願藉著不斷尋求肖似聖子我們的主耶穌而中悅父，與祂一同背負十字架，使世界獲得更豐富的生命。⁹

在斯刀大堂的神視中，他多年的懇求終於如願以償：他已被聖三收納，已被真正並永遠地安置在聖子身邊，成爲聖父與聖子的僕人。這神聖的確認爲依納爵的意義非比尋常。雅魯培神父說，依納爵視「被安置在聖子身邊」爲「導航標誌」，根據這個導航方向，可以辨明他從卡陶內到此的航線是否正確，「被安置在聖子身邊」同時又爲指路明燈，點亮前進的方向。有的學者把依納爵這神視經驗與神祕神婚的經驗相比較，雖然二者都是領受降生聖言的聖神恩惠，不過與天主的結合卻是以「服務」的詞彙表達出來¹⁰。

「我願意你服事我們」，這句話確認了依納爵參與天主計劃與救世工程，而此工程的進行至今仍以基督貧窮謙遜的風格，以祂自己的方式在歷史中延續。因此，這神視不僅確認依

⁹Peter-Hans Kolvenbach, "La Storta. Homilia en la Iglesia de San Ignacio de Roma con Ocasión del 450 Aniversario de la Vision de La Storta: 21 noviembre 1987" *CIS* 57 (1988:1) p.10.

¹⁰Gervais Dumeige, "Dios Padre le Ponia con Su Hijo", *CIS* 57 (1988:1), p.37.

納爵整個生命的服務導向，「被安置與聖子在一起，被聖父派遣而服務的確證，與依納爵全部的行動、計劃、方向、服務的風格和他行事的方式密不可分。¹¹」他那「更」的精神使他全心擁抱貧窮、謙遜、受苦、背著十字架的耶穌基督。這並不是一種「自我犧牲與受苦」的神祕神修，而是在基督十字架旗下完全參與祂的救贖使命¹²。

2. 在教會內以團體來服務的向度亦受到確認

首批耶穌會士在提及修會的成立和生活方式時，常提到依納爵生命中重要的神祕經驗，即卡陶內河畔的光照（一五二二年八月至九月）和在羅馬途中斯刀大堂的神視（一五三七年十一月），尤其是後者。根據雷奈士的論述，「耶穌會」這名稱是因這神視而獲得神聖的確證。

納達神父於一五四四年在撒拉曼加談話中也說：

「基督背著十字架顯現時；按照天主父把依納爵與基督安置在一起為服事祂，遂對他說：『我將與你們在一起』，這已是清楚指出：祂已揀選我們成為耶穌的同伴了。」¹³

在神視中，父許諾：「在羅馬我將仁慈對待你們」，依納爵所懂悟的是迫害就在前面；而當聖子收納依納爵時，也同時收納了依納爵的同伴。從納達神父的敘述，「我將與你們在一起」似乎回響著復活的主基督在福音中的隆重許諾：「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而與基督「在一起」蘊含了參與祂的逾越奧蹟。

¹¹Peter-Hans Kolvenbach，前引文，p.11.

¹²參閱：Harvey Egan S.J., *Ignatius Loyola the Mystic*, (Delaware: Michael Glazier, Inc., 1987), pp.135~136.

¹³Alfonso Herbert，前引文，p.68，作者引用 *MHSI Mon. Natalis V.* pp.51~52.

一五三七年，雖然他們對具體要「做什麼」還不清楚，但依納爵與同伴心中的聖地已從耶路撒冷移到羅馬，服事的對象已從一般性地協助人靈到具體服事有形可見的聖統教會，且是在教宗派遣之下。此時，「卡陶內河畔領悟到的天主奧秘，已延伸到教會的奧秘。從致命山開始一直到羅馬郊區路邊的小堂，.....依納爵看得很清楚：服務教會必須通過和接受基督代表的派遣而付諸實行。¹⁴」這並不是一種熱心的教宗主義，也不完全是因為要捍衛在宗教改革浪潮下受到衝擊的教會，而是來自更深的思想，即是從「肯定」的進路確信天主在萬有中的臨在，依納爵尤其在教宗身上看到基督的親臨。

此外，依納爵提到此神視時，「他從來未敢懷疑這點：即天主父將他與自己的聖子安置在一起」，這可謂是神操中選擇的第一種時間：「幾時吾主天主這樣吸引人的意志，致使這虔誠的靈魂不但毫不疑惑，甚至不能懷疑.....。（操 175）」這來自至高天主對於他和同伴在教會內以團體來服務予以肯定，的確是一份特殊的恩惠。

二、心靈日記

自一五三七年十一月斯刀大堂神視以後，依納爵與同伴尚未受到服從教宗派遣這聖願的嚴格約束，仍分散各處進行使徒性的服務。一五三八年十一月履行了致命山的誓願，隨之而來的是團結與分散的張力，同伴們遂於一五三九年四旬期直到六月廿四日進行「磋商」，並提出《會典綱要》。一五四〇年九月廿七日得到教廷批准的詔書，耶穌會正式成立。一五四一年四月依納爵被選為總長，同伴們在他手中正式發願。依納爵也開始訂立會憲，初稿於一五四五年完成。

¹⁴石室譯，前引書，48頁。

目前僅存廿五頁日記手稿，所記載和揭露的是自一五四四年二月到一五四五年二月依納爵與天主之間最深處的祕密。這段期間也是他編寫會憲的時期，故雅魯培神父認為日記有助於我們明瞭卡陶內光照和斯刀大堂神視中的直觀意念如何轉為制度化的過程¹⁵。

從這僥倖保存下來的日記殘頁，我們可約略窺見他以聖三和彌撒聖祭為中心的靈修生活。何斯神父認為「這幾頁殘片已臻於基督徒神秘神修家最優美高貴的著作之列。¹⁶」本文無法詳細探討日記的內容，只試圖提出其結構，約略看出他默觀的動態過程；然後較詳細地介紹聖三奧蹟、基督奧蹟與派遣的一致性關係，最後則簡單指出依納爵的答覆。

（一）日記的結構

根據何斯神父的研究，心靈日記可分為四個階段：

1) 一五四四年二月二日至二月廿二日

他先默觀他的中保聖母瑪利亞和聖子如何為他在天主父面前轉求。然後他繼續往上看，瞻仰神聖三位中的每一位，並體悟到聖三彼此的相互寓居。

2) 二月廿三日至二月廿八日

他的默觀有了相當大的轉變，他不停留在聖三內在生活的層面，立即轉到歷史救恩工程中降生的耶穌。祂是靈修生活的中心，祂是中保，是人子，亦是天主子。他在耶穌身上先瞻仰祂較謙卑的人性，繼而默觀祂的天主性。

¹⁵石室譯，前引書，57頁。

¹⁶參閱 Adolf Haas, S.J. "The Mysticism of St. Ignatius According to His Spiritual Diary" *Ignatius of Loyola. His Personality and Spiritual Heritage*. (Ed. by Friedrich Wulf S.J.,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77) pp.164~198.; 本文是這部份主要的參考資料。

3) 二月廿九日至三月六日

藉著耶穌的天主性，整個救恩工程往上升，再度進到永恆聖三的層面，他領悟到聖三三位的相互寓居是在同一性體內圓滿合一。

4) 一五四四年三月六日至一五四五年二月廿七日

面對這高峰傾注性的恩寵，依納爵心中綻放出無限的恭敬之情，全心渴望更深的謙遜之愛，遂再度從聖三的層面往下看，願在具體的生活中承行天主的旨意。

我們從上述的結構可以看出，依納爵從芒萊撒的光照所領悟的內心世界，那蘊藏著深刻聖三神聖意識，體悟三位一體的天主為一切萬有的根源與終向，並以基督為中心的深刻歷史意識，在他心中不斷地加深。

(二) 聖三奧蹟、基督奧蹟與派遣

我們在此約略探討聖三奧蹟自芒萊撒光照以來的發展，看出天主在帶領依納爵的一致性；並進一步指出聖三奧蹟、基督奧蹟與派遣的內在聯繫；最後則簡單指出聖神的角色。

1. 對聖三奧蹟的神祕領悟

依納爵自芒萊撒起，即對天主聖三懷有很大的熱愛：

「……他天天向聖三中的每一位作禱告；他既然也向至聖聖三祈禱，他便自問怎樣對聖三作四種祈禱呢？不過這個思想並不太使他煩惱，認為是無關重要的事。」（傳 28）

依納爵的困難是已向聖父、聖子、聖神祈禱之後，好像得對聖三作第四個禱詞。不過為剛皈依而尚無神學知識的依納爵而言，認為無關緊要；然而他稍後在撒拉曼加，卻很可能因著對聖三的第四個祈禱而受到宗教法庭的審問（傳 68）。由於他後來內在的生活不斷深入聖三的奧祕神修，對此問題已不能等

閒視之，遂逐漸成爲一個「結」。

他在日記一五四四年二月十八日的記載仍保持在芒萊撒時的祈禱習慣：

「永恆聖父，堅強我；永恆聖子，堅強我；永恆聖神，堅強我；聖三，堅強我；我唯一的天主，堅強我！」

直到二月廿一日，即芒萊撒光照廿二年以後：

「在這台彌撒中，我不僅認識，感覺或看見，（天主知道），在與天父交談時，看見祂是至聖聖三中的一位，我深受感動，且完全愛祂，也更愛另外兩位！祂們亦本質性地在祂內。在向聖子和聖神祈禱時，有相同的感覺，在聖三的任何一位內感到喜樂，受到安慰。將這些歸於聖三，並因自己屬於至聖聖三而喜樂。」

依納爵在傾注恩寵的光照下，領悟到神聖三位彼此的相互寓居，這個結終於打開了。而且，他昔日看到的天主聖三是相似琴鍵的形狀，現在則是清楚看見至聖的三位，這使他充滿無可言喻的神慰神樂，好似預嚐榮福直觀的喜樂，使他甚至認爲自己「似乎了解在這件事上，從至聖聖三已無可學的了。」然而他在三月三日有更進一步的默觀：

「走進小堂，心中充滿對聖三的敬愛，沒有如過去兩天一樣，清楚地看到聖三三位，但是清楚看到聖三具有同一性體。」

因著這特殊的光照，使他從聖三這神聖基礎的角度徹悟一切，在三月六日他說：

「當我再查看這些時，有一種新的感動，對我所看到的一切產生新的愛，誠如我所說的，對我看到的一切了解得更透徹。」

依納爵領悟到至聖三位的相互寓居：父是父，祂是無本原的本原；子是子，由父所生，祂是有本原的本原；聖神是聖神，

由父子所共發，三位共有同一性體。他在恩寵傾注下體悟到聖三內在奧蹟的循環，這可謂是受造物對造物主天主所能領悟的極致。

然而，依納爵這種神祕的領悟與神學的系統思辯進路是不同的，那是一種來自天主聖三直接自我通傳的經驗，這用沈思推理都無法了解的奧祕，為依納爵而言，卻成為他整個靈修生活的泉源，且逐漸從昔日類似曙光初現時的矇矓到如日當中般地明朗。此時，他自芒萊撒光照以來即萌生的崇敬之情與恭敬之愛更不斷加深，此靈修態度可謂是日記的最後階段，亦可稱為是服事天主的神祕神修¹⁷。

2. 耶穌基督的奧蹟

依納爵對信仰奧蹟的默觀，從聖三內在生活降到在歷史的救恩工程，隨後再度整合到聖三內，其轉捩點在於基督的降生奧蹟。在此碰到基督學的問題。雖然依納爵的日記並不是有系統地探討神學，但卻具有深厚的神學基礎。我們僅從「子」和「派遣」這兩個角度來探討。

(1) 從「子」的角度

依納爵所默觀的基督，從祂之為聖父的永生之子而言，祂屬於聖三奧蹟內在的循環，祂是造物主天主，是父藉之以創造萬有的永生聖言，是父的獨生子。但是從祂能受苦的人性來看，祂則居於歷史時空救恩循環的中心，其永生之子的身份在時間中則透過降生奧蹟而成為童貞瑪利亞之子，祂是首生者，是眾弟兄中的長子。這種雙重的「子」的身份，其天主性與人性是藉著降生奧蹟而結合於聖三第二位的位格內。

依納爵是在聖三的光照下看基督降生的奧蹟。萬有出自聖

¹⁷參閱：Adolf Haas，前引文，p.172。何斯神父（Haas）與戴吉伯神父（De Guibert）都持此看法。

三而又回歸聖三，在這下降與上升的奧蹟中領悟到創世、罪、救贖與教會等諸奧蹟，並透過這些奧蹟而突顯了基督的地位。在日記中，當依納爵所瞻仰的是聖三中的第二位時，他常用的詞彙是「子」；而當所默觀的是真天主真人的救主時，他則用「耶穌」來稱呼。他這奧祕的下降與上升的整體動態性視野，以及雙重的「子」的身份，與聖保祿的神學思想很接近。

(2) 從「派遣」的角度

依納爵從其動態的聖三性視野看基督天主子從永恆層面下降到救恩歷史的層面，主要是被父所派遣。從這角度來看，則與若望神學的進路類似。

若望福音的基督學有深刻的使命意識，其核心在於肯定耶穌基督是永生天主唯一的啓示者。在序言中，那具有宇宙性幅度的先存聖言就是在人類歷史中降生成為血肉的耶穌，祂被父派遣來到世界是為啓示父對世人的愛，並給予更豐富的生命。這啓示的高峰，亦即耶穌使命的圓滿，是在祂死亡的時刻，即祂在十字架上「被高舉」回歸父的時刻。信友在這位人而天主的耶穌身上看到了父的光榮。因此，福音作者應用在耶穌身上的重要名號之一即是「被派遣者」¹⁸。

依納爵所瞻仰的基督不僅是天主子，亦同時是「上主的僕人」，是童貞瑪利亞之子，祂服從永生聖父的派遣而來到世界。這強有力的救援動態性是他基督圖像的重要特徵，而此特徵其實早已蘊含在他所默觀的聖三內在奧蹟的循環內。

3. 聖三奧蹟、基督奧蹟與派遣

依納爵在日記一五四四年二月十一日記載：

¹⁸參閱：Donald Senior C. P. and Carroll Stuhlmueller C.P. *The Biblical Foundation for Miss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3) , pp.283~294.

「此時，另外的光照來到，即是聖子如何首先在貧窮中派遣宗徒出去宣講，隨後，聖神賜下精神和語言之恩確認他們；然後，聖父及聖子派遣聖神，三位同來確認這樣的使命。」

雅魯培神父認為，依納爵整套的「使命神學」就在於此。我們進一步來探討。

(1) 使命的來源

首先，我們看到宗徒們的使命是由聖子所派遣的。從前面聖三與基督的奧蹟來看，整個救恩計劃的根源是父，是父派遣子為執行父的旨意，子是從父而來的被派遣者，祂接受父的派遣並將這使命通傳給宗徒們¹⁹。故宗徒們的使命是與聖三奧蹟密切相連的。

(2) 使命的實踐

使命是由聖神藉賜與內在精神和外在奇恩所確認。我們在這裏清楚看到聖神的角色與臨在²⁰。在福音中，聖神與聖子的

¹⁹Apostle 這個字是出自希臘文的 ἀπόστολος，指使徒或被派遣者，從動詞 ἀποστέλλειν 差派、派遣而來，所指的就是指執行另一位旨意；apostolate 則是稍晚衍生的詞彙，指使徒被派遣的工作或職務，可廣義地指一位使徒的所有行動。Missionary 與 mission 與前述內涵相同，只是在字源上是出自拉丁文。

²⁰依納爵對外的著作，尤其在神操中，很少明顯提到聖神，可能是因為他處於宗教改革的衝擊時代，教會當局曾懷疑他和同伴屬於當時聲稱直接受聖神啟示的極端派宗教運動的「天啓者」。基於這理由，他似乎有意避免提到聖神，以免除無謂的爭論。然而在他私人的日記中，聖神的角色則非常明顯，有九台彌撒是以聖神為意向，在許多處直接向聖神祈禱，祂是聖三中的一位，由聖父及聖子所共發。但是依納爵的聖神學仍較偏向應用方面，屬應用的聖神學。著名的辨別神類，在日記中所提的豐富神祕恩寵，在會憲中有關長上做決定，人員的收錄，及使命的派遣等等，都是在聖神引領之下。可參閱：Harvey Egan, 前引文，pp.83~84，及 Manuel Gonzalez, S.J. *La Espiritualidad Ignaciana*, (Roma ; CIS, 1986), pp.34~35.

救恩工程是分不開的。依納爵亦深深領悟到，聖神不僅主動推動人渴望、並協助帶領人去分辨，為尋找並找到父的旨意，且賜與人力量予以完成。

(3) 使命的確認

依納爵從至聖聖三每一位的使命來明瞭自己的使命。派遣是出自父，子是執行者，由父子所共發的聖神則以其德能參與整個救恩工程，並在聖子復活升天之後繼續在世界上，尤其在教會內延續基督受自父而尚未圓滿完成的使命。

深具歷史意識的依納爵看整個世界猶如兩旗爭鬥的戰場，然而天主決定性的救恩已因著基督的降生而不可撤銷地賜予一切受造。因此，最重要的是在聖神內與被父派遣的基督「在一起」，實踐父的旨意。這由父託付於子，子託付於使徒們，且由聖神所確認及賞賜能力的使命，本身即是聖三內在關係的向外延伸，即在永恆中父生子，父與子共發聖神，亦即父與子派遣聖神。使命既是由上而來，使命的確認亦必須來自至高的天主。

我們現在可以了解，依納爵對天主所萌生的恭敬之愛與服務的熱忱，即使是具體實踐對人靈的服務，仍不能滿足他的心靈。他尚迫切需要來自天主的確認，這可以使他確知自己是否真的在承行天主的旨意。他在基督的代表身上看到天主旨意最清楚的確認。

所以，致命山誓願中的「教宗條款」及會憲中服從教宗的第四願是必須的。對修會長上的服從亦是為效法服從父旨的耶穌基督，透過長上為中介而確認天主旨意。藉此，他可完全肯定：他的一切活動的確是與承行父旨的耶穌基督在一起，結合於這位人而天主的祂往上升，進到聖三的領域，更深的進到父內。

(4) 使命進行的方式

在日記中，依納爵在光照下所體悟到的是：聖子如何首先「在貧窮中」派遣宗徒們出去「宣講」。

其實，依納爵自從芒萊撒光照以來，他的偉大理想和計劃與「透過貧窮的基督邁向聖父」緊緊相連，這是他整個靈魂的神祕導向。他這多年的渴望在斯刀大的神視中獲得天主聖三的確認。他在日記一五四四年二月廿三日記載選擇貧窮的理由亦與此神祕經驗有關：

「在準備祭台時，對耶穌的思念來到腦海中，內心感到要跟隨祂，這是守完全貧窮的論據，遠勝過一切人性的理由，因為祂是我們修會的首領。……這些思想繼續盤旋在腦海中，……並且覺得耶穌的顯現多少是從至聖聖三來的，這讓我回想天父將我置於聖子身旁的情景。」

依納爵在芒萊撒領受的光明，使他得以整合所有的信仰真理，個別的信仰真理都是出自神聖三位內在生發的奧祕行動。故當他考慮耶穌會的貧窮時，他默觀宗徒們曾在貧窮中被基督和聖神派遣，而最後所有的貧窮和派遣乃是出自神聖三位的生發。

可見依納爵選擇貧窮的理由並非單純為徹底的貧窮作見證，而是因為與基督實踐其救世使命的方式有關。祂是「在貧窮中」實踐父所派遣的使命，宗徒們亦是「在貧窮中」被基督派遣。因此為依納爵而言，貧窮並不是實踐使命的「方法」，他不是「藉著」貧窮進行使命；貧窮為他是救恩計劃中救主耶穌履行父的旨意所採的「方式」²¹。故在貧窮中實踐使命是與耶穌基督「在一起」的必要條件，而且這使命性的貧窮亦同樣藉著與唯一中保基督的結合進到聖三的領域，最後進到父內。

²¹參閱：Manuel Gonzalez，前引書，pp.102~108。

至於「宣講」亦與耶穌基督的宣講密切連繫。如同子被父派遣為宣講天主的國，宗徒們亦被基督派遣為宣講天國的好消息。因此，依納爵體悟自己在教會內的聖召是以延續宗徒們的宣講來服務人靈。雖然他不排斥其它服務人靈的方式，但是福音的宣講是最首要的。

（三）依納爵的答覆

1. 恭敬之愛的神祕神修態度

自芒萊撒光照以來，在聖三奧祕恩寵的傾注下所綻放的恭敬之愛是他最基本且不斷加深的靈修態度，使他一方面從聖三的角度默觀一切受造：

「當我走過城市時，我的靈魂充滿喜悅；每逢遇到三個人、三個動物、或三種其它東西時，會自然地想起至聖聖三。」²²

亦將一切默觀透過中保的力量而不斷上升，最後常是「終止在聖三內」。

同時，他對天主的謙遜之愛、委順之情，內在的平心與開放的態度也越來越深，更渴望尋找天主的旨意：

「一股極大的謙遜使我不要舉目仰望天堂。愈不舉目望天，愈使自己謙下，愈嚐到其中的滋味，愈感到心靈上的安慰。」²³

「在小堂裏，想是天主的旨意，要我努力去尋找，並獲得它；即使沒有找到，我想尋找的過程也是好的。由於自己不可能找到，因此，恩寵的賜予者為我預備了豐富的知識、安慰及神樂，使我淚如雨下，以致失去說話的能力。

²² 《日記》，1544年2月19日。

²³ 《日記》，1544年3月8日。

因此，每次當我提到天主的聖名時，全身上下五臟六腑都充滿不可言喻的恭敬與謙卑感。」²⁴

2. 徹底跟隨基督，奉獻於天父

依納爵明白，貧窮是聖子基督實踐使命的方式，問題在於如何拿捏貧窮的尺度。他在日記中考慮耶穌會的貧窮時，渴望的是「更」與基督在一起，「願意有更大的愛情，在事奉永生之王萬有主宰的事上與眾不同…做更有價值的奉獻。(操 97)」當他領悟到聖三如何確認宗徒們的使命時，記載：

「我心中有更大的熱忱，想要作進一步考慮的願望已經消失了。以眼淚及飲泣，我跪下向父作完全貧窮的奉獻……」

誠如胡格·拉內神父所言，為依納爵而言，「**被安置與基督在一起**」即是對天父最大的事奉。

結語

依納爵這位靜靜躺了四百年的聖人給人的一般印象似乎是嚴肅多於親近，冷峻大過熱情。但在今日，他被人重新發現，原來他是一位將理智與情感、行動與默觀、理論與實踐加以整合，且在與三位一的天主密切結合上達到高峰的神祕家。他從聖三下降與上升的信仰世界中汲取無限的力量，投入普世性的使徒活動，創立了第一個純然的使徒性修會，以徹底跟隨貧窮謙遜的耶穌基督，同這位降生的天主子一起被父派遣，服務人靈，愈顯主榮。這神恩在聖依納爵的神祕經驗中獲得天主的確認，從教會內長時間的證明可以更進一步看出，這神恩不僅在耶穌會的團體內延續，亦伸展到所有在教會內蒙召分享此神恩為靈修泉源的信友與團體中。

²⁴ 《日記》，3月17日。